

单身太久

会被杀掉的

孙未——著

Find
a
Husband
Before
the
Killer
Finds
You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

孙未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本书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品
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 / 孙未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133-1696-5

I. ①单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5799 号



谢刚 主持

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

孙未 著

责任编辑: 邹 璿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张 二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125

字 数: 19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696-5

定 价: 3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1

五月十五日，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周六。上海市区气温陡高，阳光饱满。徐家汇的汇洋商厦里人流如鲫。下午三点十分左右，张约和徐鸣之已经出现在中央大厅，向咖啡吧走来。据六号服务生回忆，应该就是这个时间。

距离约定的三点三十分，还有足足二十分钟。

两人的手里都没有购物袋。他们也许是约了提前在商厦的东门或南门见面，本来想先逛逛楼上的商铺，结果大家都没什么兴致，就直接来了约定地点。也许，他们根本是从同一个住处而来，张约或徐鸣之的公寓，起床之后，吃了一顿早午餐，看了一会儿电视，心神不宁，彼此谁也没法安抚谁，于是干脆决定早些出门赴约。

张约三十五岁，大江集成电路株式会社的高级工程师。如果不

是今天的表情，他应该是看上去比较开朗的类型，长方脸，眉毛架眼镜，头发剪得很短。不规则条纹的灰色T恤衫，一双运动鞋。一米七五的中等身材，还没有发胖。他一边向咖啡座走近，一边不停地环视四周，错过了咖啡吧的入口，又不得不折回来。

徐鸣之三十岁，《新申晚报》的副刊编辑。身材修长挺拔，忽略鞋跟应该也有一米六八以上，五官说不上漂亮，借着出奇白皙的皮肤，显出一种特别的清秀。苹果绿的大领针织衫很衬她的肤色，束着马尾，修身长裤，高跟鞋。与张约相比，她似乎是细致打扮过，脸上有得体的淡妆。她挽着灰色的手袋，走在张约身边，几次抬起右手，似乎是想挽住他的胳膊，又被他手肘僵硬的姿态提醒，再次放下。

这家商厦的大厅特别宽阔，像是一整个街区似的。我也在里面逛过几次，如果绕一圈，走得不快的话，足足需要一刻钟。而且这里还有九层楼高的穹顶。在闹市地段有这么大的空间，着实让人感觉气派和心情开朗。

坐在大厅中央咖啡吧软绵绵的座位上，抬起头，可以望见自动扶梯在九个楼层中穿行，还没摘尽的彩色纸带和亮闪闪的纸花从天穹中垂下来。这时候，最好是微微眯上眼睛，因为商厦的穹顶是全透明的。水流般的阳光正充盈着大厅的每一寸空间，尤其是正对天顶的这片咖啡吧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上海阴雨绵绵的季节，谁不愿意在休息日的下午，坐在这里尽情地沐浴太阳、发呆、做梦呢。

如果不是正好睡了个午觉，这个时候，也许我也乘着地铁来到徐家汇，带上一本推理小说，在几乎满座的咖啡吧里占一个座位，晒着太阳，翻着书，啜着卡布基诺的奶泡。也许一抬眼间，我就亲眼看到张约和徐鸣之向我走过来。也许我刚好占了唯一剩下的位置，他们只能怏怏地站在一边，等待约见他们的人。也许这样的话，后

面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或者任何一位在座的年轻女士身上。

可是我不在那里。所以，当他们向咖啡座走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在最靠近外围的地方，还剩下最后一个空座位。一个小方桌，两个面对面的沙发座。

他们先是各自坐了一个沙发座，因为沙发座有点窄，坐一个人略嫌宽敞，坐两个人就嫌拥挤。他们当时都心不在焉，张约在看周围，而徐鸣之留意着张约的表情。座位窄，两个人就下意识地这么坐下了。坐了两三分钟，据说是服务生已经看见他们，还没来得及把冰水和饮料单送过来之前，也许是徐鸣之发觉不对劲，提醒张约说：“可是，这样的话……她来了坐在哪里呢？”

于是张约站起身。徐鸣之往沙发里让了让，张约挤着她坐下来。这沙发座确实太窄了，也许根本就是为一个人设计的。第二个人要是想让整个臀部坐进座位里，两个人就不仅是手肘挨着手肘，简直是两个身体都紧紧贴在一起，分外亲密的样子。

这时候，六号服务生正好把饮料单递到张约手上，这是一个足足八开大的褐色皮面本子。张约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么挤，翻也不好翻。”又重新站起来，坐回徐鸣之对面去。

徐鸣之说：“这样她来了怎么坐？跟你挤在一起，还是跟我挤在一起？”恼怒的片刻，她白皙的脸上升起一片红晕。六号服务生正在欣赏着这么细白的好皮肤，这么文静又纤弱的女人，忽然的这一下发作，让他也有些尴尬了。好在张约似乎料到她今天会有这么一下子，他说：“别紧张，至于这样吗？”他站起来，又挤坐到她的身边，还故意往里再挤紧一点，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背上，用力握了握，对她露出了一个足以让她安心的微笑。

徐鸣之点了一杯热的低因蓝山。张约要了冰摩卡。

之后，因为阳光过于充沛，连这位最勤勉的服务生都昏昏欲睡了一段时间。他只记得服务台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找“张约先生”。他在各个座位间依次询问了好一阵，最后在徐鸣之诧异仰视的目光中，这个戴眉毛架眼镜的摩登男人起身走到吧台接了电话，但是电话已经挂断了。

已经是三点四十分。张约拿了几本咖啡吧的免费杂志在翻阅，只坐了大半个臀部，斜着身体，半个背对着徐鸣之。在约定时间快要到达和已经到达的那一阵，他曾经表现得有些坐立不宁，左顾右盼，现在他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让自己休息一下，整个人都钻进了杂志里，该来的迟来的或不来的人，爱来不来吧。

徐鸣之坐在张约的内侧，虽然被他半个背对着，却并不觉得生气，因为这是一个保护她的姿态。如果约他们的人走进咖啡吧，肯定是从张约的那一侧朝他们走过来。张约会第一个看见，并起身跟来人打招呼。那时候徐鸣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所以她的状态也很放松。

她先是靠在沙发里，懒洋洋地眯着眼睛，望着周围发了一会儿呆。有人坐在远处的大理石台阶上读书，有人在后方立柱边上的投币电话厅打电话，更多的人匆匆埋头走过，即使在假日里，也保持着他们平时工作的一贯焦虑。有的人还冒失地踢到了她左侧的花架。花架是当作咖啡吧围栏用的，其实就是一条松木制作的狭长花槽，才十五公分宽，紧贴着她这一侧的咖啡座，杂色石竹种得还没她的肩膀高。所以，那些路人踢到花架，其实就跟直接踢到她的座位差不多。

她发呆得无趣了，就掏出手机开始发短信。

“今天是你打电话到咖啡吧找张约吗？”她发送给她的闺蜜任锦

然。今天的约见她只告诉过任锦然，也许是她故意跟他们开玩笑也说不定。

很快，短信回来：“没有呀。你们见着了吗？谈得怎么样？”

她按着键盘打字道：“别提了，人都还没来呢，我们很早就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……”

忽然间，屏幕上的光线被挡住了一瞬，她感觉到左边脸颊一阵冰凉，从耳根一直到嘴角，随即是横亘了半个脸的痛楚。她细细地叫了一声，扔下手机，摸自己的脸颊，摸到了满手火热的液体，还有更多的正蜿蜒流淌下来，沿着她的脖颈，沁入她的前胸、她的针织衫，有些就直接滴到她的修身长裤上。

前几秒钟，极大的疑惑让她处于一种惊人的平静状态。她呆呆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手掌、米色长裤上殷红的点点滴滴。直到张约惊慌失措地推开小方桌，转到她正面，用恐慌的眼神直愣愣地看着她的脸颊时，她猛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尖声大叫起来，一声连着一声，攥着一手浓稠的血，瞪大着眼睛，连哭都忘记了。

从沾满血点的手机屏幕的倒影中，她看见自己左边的脸颊上多了一道骇人的口子，从耳根一直延伸到嘴角，现在它正像一片嘴唇那样一点点翻张开来，血还在往下流。

据六号服务生说，当时的一幕，恐怕任何见过一眼的人都不容易再忘记。前一分钟，还是姣好白净的一个美人，而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出色之处，即使只是随随便便靠坐着发一条短信，也显出几分骄矜。可是后一分钟呢，她方才所有的长处，都成了这个伤口最可怖的衬托。请你想象一下，小半身殷红的血，在特别白皙的肌肤和苹果绿的针织衫的映衬下，是怎样地鲜艳，乃至妖冶；而那个足足占了半张脸的残暴作品，在她漂亮的修长身段上，又是怎样地

让人震惊。

张约的两只手一高一低举在半空，也许是想用一些温柔的动作抚慰她，或是做什么救护的措施，比如拿起桌上纸巾替她按住伤口止血之类。可是举高的右手只是绕了一个弧线，绕开徐鸣之鲜血淋漓的左边身体，飞快地在她右肩上拍了拍，就收了回来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才想到，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回想起来，就是眨眼的瞬间，她的脸就忽然涌出鲜血，咖啡吧里没人走动，周围大厅里的行人步伐如常。在这么多双眼睛面前，阳光是如此充沛而安宁，就连一只苍蝇飞过翅膀的振动都躲闪不过呢。可是，包括张约在内，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2

天涯网是一个很小的网站，但是，编辑们的勤奋程度绝对值得支持，特别制作了一个“五·一五汇洋商厦毁容案”的专题。这样一起人身伤害事件，没有大规模的恶性效应，不涉及名人要员，转帖的社会新闻也不足百字。结果编辑们居然找到了六号服务生的博客链接，还加了一个网络聊天采访。由此引来了一批自称当时在场的“目击者”，继续丰富内容。更有好事者搜罗信息，把受害者和男伴的私人信息都查得一清二楚。

短短十天，细节已经展示得如此详尽，而且图文并茂。如果福尔摩斯在这个世纪推理破案，简直都不需要去现场，光坐在液晶屏幕前，每天等着看网络新闻就足够了。

我不是福尔摩斯，我只是一个患有轻微网络依赖症的女网民。

或者正式一点地介绍，我叫周游，二十九岁，标准的“剩女”

一枚，还有一年就将正式晋升“败犬女”的行列。可是说实话，目前我还完全没有想好，自己究竟想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。是在职场上掘金扬名，过着一种让众人羡慕的生活，还是让自己好好爱上一个人。

所以，我这个华东政法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生，无心去争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宁愿窝在法务部，做一个小小的法务。而且我懒得相亲已经很多年。不但懒得相亲，我还懒得参加饭局聚会、卡拉OK、BBQ和新年派对，以及一切与人交际的活动。

平时上班的时候，穿得领子笔挺、皮鞋死硬，跟人谈这个合同、那个谈判的，已经快要了我的命。不用上班的时候，我最愿意穿着粉红色的全棉运动服，把长发随意夹在头顶，披着毯子，窝在沙发里看卫星电视，叫一个披萨外卖过一整天。高兴的时候，我也会一个人出去逛逛，当然依然是恬不知耻地穿着运动服和球鞋，没准头发也没想到放下来梳一梳。就这样邋遢地踱到门口的电影院，买票看一场电影，或者大摇大摆走进饭店，旁若无人地叫一桌菜一个人吃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就是打算这样过到老死的。

因为我这个状态，何樱姐不知道跟我唠叨了多少回。“败犬女”这个词语，就是她从杂志封面的大标题上指给我看的，旨在引起我对这一悲惨前景的重视。

当时我对着这三个大字直愣愣地看了五秒钟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既然出现了这个新造词，就证明了这已经是一种公众现象，我不算变态。既然它还是一个舶来语，就更证明了这早已是一种国际化的潮流，中国还算落在人后的呢。

何樱三十三岁，如果按“败犬”的标准来划分，她就是一只典型的“胜犬”。二十六岁就顺利嫁给了第一个相亲的对象，现在儿子

也有五岁了。而且，她还急于把她的成功经验在我身上发扬光大。

每次她试图给我安排相亲，我都搬出一套“办公室哲学”来搪塞她说——何樱姐，你是法务部的经理，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所以人人都可以给我介绍对象，唯独你不可以。因为你介绍的对象，如果我觉得不合适，那就是忤逆了顶头上司的判断，有违办公室伦常。如果我们好上了，将来事事他都拿你来压我，岂不是更加违背了家庭伦常？

何樱听得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半天迸出一句：“游游，你要是有机会参加庭审辩论，肯定能发挥得很不错。”

对我而言，每个工作日里最大的享受，就是在办公时间里偷偷打开天涯网，先浏览一会儿新闻，胡思乱想，然后点击天涯社区，再点击其中一个黑天使的图标，进入论坛。

努力念了十八年书，又不迟到早退地工作了五年，忽然间，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而已。不知道正在读这些字句的你，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受？莫名其妙的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就是想在下一分钟里，有谁能来陪着自己，在他怀里靠一会儿也好，可是，偏偏只有自己，想到谈个恋爱又嫌麻烦多多，于是只能无聊地不断点击开网页。

还有，无聊到极点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自己的名字？周、游，那一天，我就这么把自己的名字打进了GOOGLE的方框里，然后回车。两万三千六百五十一条搜索结果，没什么可惊讶的，怪只怪我的名字就是一个词语，搜出来的，也无非是一些“周游世界”之类的网页。就在我翻到第三十五页，点击开第五百二十三条的时候，跳出了一个页面，上面写着：

周游，不知道有一天，你会不会看见这个帖子？

写下这个帖子，是因为这个论坛的名字，它就好像是我心里一个重要的声音，让我第一次发现这里以后，又不知不觉地逛回来了。

你知不知道，我在 MSN 上面不断地改签名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情。

你知不知道，我在你家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，排到了，又站到队伍后面去重新排，就是为了能遇见你正好经过，我就可以对你说，这么巧，不如我们一起看场电影吧。

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看见你一边走路，一边皱眉头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有我陪着你，就不会让你有任何皱眉毛的机会。

你也许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帖子，看不到我在这里对你说，周游，我是多么希望，由我来给你幸福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看见了这些字句。我想，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张，可是我真的，死都会瞑目的。

真是见鬼了！这个帖子的标题是“夜了，我很想你”，楼主的 ID 是“胡桃公子”，发布时间是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十七分。孤零零的一楼，没有任何人顶过，楼主也再没有下文。如果不是我当天快要无聊致死，恐怕这个沉没四年的帖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看见。

我很肯定地想：啊哈，终于找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人了！她的运气貌似还不坏？我刚要把这个页面关掉，犹豫了一下，鼠标从右上方移到了左上方，进入论坛首页，注册了一个名字就叫作“周游”的 ID，然后回到这个页面，在帖子下方用二号红色大字回复道：

阅毕！你安息吧！
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就是这样，我意外发现了天涯网，以及网站里这个黑天使图标的论坛。论坛的名字非常古怪，叫作——“就是想让你知道”。这算是什么名字呢？

然而，后来，我也不知不觉地逛回了那里，似乎是同样被它的名字吸引，从此天天潜水，迄今已经三年有余。它渐渐成了我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如果每天不上去逛一逛，我就会觉得坐立不安。有一回，公司的光缆出了故障，我还暴躁地摔了一个杯子。何樱姐以为我是为了没法收发工作文件而着急的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与这个论坛隔绝的感受，让我觉得内心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真空的恐惧。

我很难描述这个论坛是关于什么主题的。这么说吧，人们总会有一些内心特别重要的感受，想让某个特定的人知道。那个人可能没有借口再见一面，也可能朝夕相处，却没法当面告诉他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个论坛不仅是周慕云的树洞，每一个秘密还都在默默期待被启封的那一刻。需要一个对的人、一份意外的机缘、一种想要了解的愿望。

3

电话铃声让我从网络世界一下跌回办公室。我早就习惯了这种下坠的速度，眼睛还在网页上，手已经准确地按到电话听筒上，拿起来，放在耳边。奇怪，是拨号音。

对面办公桌的何樱姐正在接听电话，嘴里一边“嗯嗯啊啊”地

回应着，一边笑咪咪地望着我，表情好像在说：“就知道你又偷懒上网溜达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呀？”

现在是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周二，上午十点二十分，我所在的地方是一间老旧却敞亮的办公室，应我的要求，门终日大开着。门框上镶着一个中英对照的不锈钢小标牌：帕罗药业，法务部。上方是镂花的字符：一九〇六。

办公室二十四平米见方，天花板比一般写字楼高三十厘米左右，雕花的石膏贴角线优雅地回转着，一只栗色镂花的老式电扇悬在头顶中央。栗色护墙板，白色粉墙，沉重的铜质双层玻璃窗向外打开着，从七十二年前的设计来看，窗户的开幅已经算很大的了。慷慨的阳光照在两张实木的办公桌上。两台电话分机中的一台，三十秒钟前刚刚发出过催命的巨响。

现在何樱姐正在接听电话，刚才打趣望着我的笑容已经消失了。她嘴里的“嗯嗯”声变得越来越低沉。

我们有麻烦要对付了。帕罗药业的全资研究机构——帕罗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被起诉，新药临床实验致人死亡。法院已经立案。

这种新药名叫“爱得康”，是研究中心一年前正式研制成功的一种抗抑郁药。更负责地说，它的作用机制已经超出了一种单纯的抗抑郁制剂。据说在一次公司高层的会议中，研究中心主任孟雨忽然一反他吝啬词语的习惯，对这种新药做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描述。

大意是：你相信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药片吗？你只需要每天早上起床服用一片，无论你是新近失恋、单身多年没有人爱，还是穷困潦倒被人鄙视、情绪低落到想要自杀，两周以后，你都会进入一种完美的积极心态，吃得香、睡得沉、早上醒来嘴角带着微笑，走在路上，看见新发芽的柳树会跳起来摸一下，就像是——处于热恋

稳定期的状态一样，觉得幸福、安全、有人爱护，任何极小的事情都非常有意义。

这样的描述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从药品的作用机制来看，目前市场上的抗抑郁药，不外乎三环类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、选择性单胺氧化酶抑制剂、选择性 5-HT 再摄取抑制剂、选择性 NE 再摄取抑制剂、5-HT 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双重抑制剂、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 5-HT 能抗抑郁药，以及一些非主流的据说是天然成分的提取物。

“爱得康”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，它的作用机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框架，另辟蹊径。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，请原谅我在这里不能透露太多。这是二〇〇三年，孟雨在研制一种降低高血压药品的过程中，无意中得到的一种化学物质，并且发现它对大脑的某个部位产生了极其奇妙的影响。二〇〇五年，孟雨从高校辞职来到公司，主要工作就是发展这项研究，公司上下也对这种新药寄予了极高的期待。

新药通过了动物模型实验和健康志愿者实验，一切指标都非常令人满意。直到它进入三期临床，也就是病患实验。事实上，一种新药到这个阶段，对人体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已经很有把握了。公司联络了瑞安医院的临床药理中心，从现有的患者中挑选了一些样本，询问了他们配合实验的意愿。

十天前，就在实验进行到第三周的时候，非常不幸的，实验中的第二十三号病人，一位名叫苏亚的年轻女性，在她单独居住的公寓中自杀身亡。苏亚的父母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，从女儿的治疗记录中找到了实验的资料后，当即请律师起诉了制药公司。这个案子就落到了何樱和我的手上。

十五分钟以后，公司副总裁卢天岚、何樱和我，在十九楼的会议室开会讨论这个案子。

从法律的角度来讲，这个案子我们九成能赢。因为每个病人在自愿参加新药的实验之前，都会在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下，签署几份内容非常复杂、详尽的知情同意书。如果你曾经为自己或家属签署过手术知情同意书，就可以大概明白，这其中风险免责的意外情况罗列得多么详尽与宽泛。

令公司担忧的是，在新药获得SFDA认证文件的前夕，出现这样的事件，尤其是诉诸法律，引起舆论关注之后，就会影响新药正式投入市场的进程。甚至，在SFDA过分谨慎的官僚作风之下，“爱得康”没准就此夭折，永远成为一个留在实验室里的分子式。

官司赢了，新药输了，对于公司来说，输得更惨。

何樱提出，是否可以跟苏亚的父母私下调解，赔一点钱，让这个案件快点消失在舆论的视野中。

“不行！”卢天岚抬了抬眉毛，钢笔在纤细的手指上漂亮地转了一个圈，“这样的姿态，等于默认新药有问题，媒体更加会大做文章。”

卢天岚三十六岁，据说十二年前从公司一个小小的医药代表做起，跑医院做推销，做到销售总监，继而成为公司副总裁，至今单身。从外表上看，她完全不像这个年龄的人，尖下巴，眉眼微微上挑，一头笔直的黑色长发，精神得很。身材瘦小，一米六左右，小方领白衬衣，藏青羊毛背心，别致搭配着蓝色凌霄花的大摆长裙。

说句题外话，我私下里非常崇拜她。以前大学里上马列公选课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崇拜前排的师姐，钢笔在手指上转十几个圈都不掉下来。当然，我崇拜卢天岚不仅仅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说，“败犬女王”这个词要找一个代言人的话，用在她身上无疑最合适了。她美丽、

独立、有品位、事业成功。有一次开会间隙，我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会议室后门的吸烟区抽烟，手臂交叉在胸前，左手指间夹着香烟，低着头，头发垂在脸颊上，两只眼睛黑白分明地幽幽望着地板发呆，简直像一个很酷的小女孩。

何樱比她小三岁，却下巴圆润，身材发福，一米六五的身高显不出修长。为了打理方便，剪了一个发鬓贴着面颊的短发。说话很难停下来。喜欢粉色系服装，休息日必穿连衣裙。听说她们两个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我实在看不出，她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话题。不过，何樱心细，懂得照顾人，这倒是一个事实。

她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了，就跑出去招呼楼层前台给我们沏茶。然后，我们三个对着红茶杯又讨论了四十分钟，依然没有结果。毕竟是一个人自杀了，而且是在服药的疗程中自杀的，当事人的父母还不依不饶，要想做到对“爱得康”没有任何负面影响，实在非常困难。

卢天岚忽然说：“谁的自杀是没有任何实际理由的呢？事业不顺、失恋、孤单、慢性病等等。换言之，谁的抑郁又是天生的呢？”她露出了少见的微笑，一只手指把钢笔稳稳支撑在桌子上。

对啊，我明白了！只要找到苏亚自杀的现实动机，舆论就不会再执着于“爱得康”与她自杀之间的关系了，药片可没法对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负责。

卢天岚的这个意见更像是一个机锋，点破了这个事件中被习惯思维蒙蔽的环节。所以，操作成功的可能性也非常大，只需要花工夫去了解苏亚自杀前的生活，以及她自杀的细节，多半就能找到对我们公司有利的信息。